

一切以「維穩」為上策

一年一度的中國二十四節氣秋分已過，又到寒露至，即是說秋意漸濃，天氣漸冷，在北方此時已是深秋的季節，然而在南方的香港，現時氣溫雖已漸下降，但日間仍在攝氏30度左右。

不過在金融市場上，卻有「秋風蕭瑟，股市暴跌」之嘆。國慶黃金周之後，內地股市復市，中央有關當局央行降準放水，釋放七千五百億元，目的被指是為救市。遺憾的是，A股未能止跌回升，仍舊下跌，影響所及港股跟隨A股下行，恒指26,300點守不住，恒指下跌近2,000點，股市好友人心惶惶。

環觀當下環球局勢複雜多變，國與國之間矛盾重重，殊為不穩定。尤其是美國企圖勾結某些大國聯盟壓抑中國，皆因對中國近年的經濟、外交等發展日益擴大而心有不甘，想盡辦法以圖對中國使出渾身解數挑戰之。然而我國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全國上下齊心，一致向外。最重要的是用最好的國策：一切以「維穩」為上策，一切以人民利益為準。似乎領導當局非常關注如何用好財經政策以防止因金融風暴而引起人民的不安。正所謂民生受損必然引起社會不穩定。此乃治國之最根本，以人民的利益為重，一切為人民。

林鄭月娥特首閉關準備施政報告。執筆之時尚未到10月10日之宣讀施政報告之日，本人與各界市民一樣關注林鄭月娥特首的施政報告箇中乾坤。當然是有關本港民生、經濟、教育、醫療等等如何施政。其實，近來特首已在不同場合、界別有意無意透露了。特首向各界就施政報告收集意見和建議，彰顯了民主施政的精神。思旋雖不才，但是我在思旋天地中不時就香港土地房屋政策、教育、婦女以及勞資方面發表意見，更多的是對有關經濟及金融等政策的淺見。正如特首所言：「無麵粉做不了麵包」，土地是房屋問題切入點，地產、金融界的芬姐十分支持地產建設商會對政府在土地供應諮詢上的四項選題，支持發展棕地、以公私合營方式發展私人農地、加速發展新界新發展區。當下股市已進入熊市了，世界低息時期結束，房地產及金融是香港兩大經濟脈搏，政府當局必須注意在此時不要在政策方面加辣，而是應該減辣，更應該對中小企加強融資的方便。

為了香港繁榮穩定和發展，全港官民必須團結，培養及加強愛國愛港精神。對於本港某些反對派，特別是「港獨」分子，無論是言或行，一律應遏止，執法、司法都應嚴格，以儆效尤。

記他一輩子

《延禧攻略》曲終人散，下筆感懷，只此一篇。年輕人看此劇，妃嬪爭寵此起彼落，後宮爭鬥幾上幾下，有如打遊戲機，升級降級就在計算之中。我看此劇最有感覺，倒是妃嬪失寵之後，門庭淒涼，人情冷暖。

劇中令妃幾上幾下，延禧宮的繁華與凋零，幾許交替。當中一幕，令妃失寵，連唯一的靠山太后都失勢了，延禧宮無人問津，連侍從都走得七七八八，令妃在絕望之際，有個低調從不顯眼的慶嬪，竟然送來一絲的溫暖，她為昏迷的太后送來一紙救命藥方。慶嬪對自己不爭不鬥的生存之道幽幽說來，但她心中清明，知所是非，雪中送炭之義，感動了令妃。

戲劇宮廷鬥爭，是辦公室政治的縮影。人一走，茶就涼，正常不過；但人未走，茶即潑，避之則吉，這些情況還是出在平日稱兄道弟的朋輩身上，才叫你寒心哩！這種人，不妨記他一輩子，作為反面教材。

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能夠記住昔日送炭人，這是一個至高境界。多榮光的人，總有落難之時，曾經在困難中給你伸過援手的人，一定有他的勇氣和修行，也不妨記他一輩子。

《延禧攻略》中的令妃晉位皇貴妃，掌管了六宮，無人能與其爭鋒，她還是前往探望昔日的對手、落魄的皇后。皇后不解問，為何如此善待？令貴妃說，早年她做苦役時曾昏倒，昔日嫺妃（皇后）路過，為她傳太醫診治，救了她的命。皇后說，這麼多年前的事，她記不起來了，令妃說：「你記不起不重要，我記得就可以了。」

戲劇中令妃之所以成功，固然有她的特點，有仇必報，有恩必還，為一個目標，一往無前。當然，她的成功也是偶然的，焦頭爛額才是必然的，戲劇嘛！

「山竹」後即思

當「山竹」超級強烈颶風的裙裾遠去無蹤，留下滿城斷樹殘枝，引起社會輿論一陣討伐。9月17日星期一剛剛經歷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颶風，蹂躪了10個小時後除下10號風球，3號風球仍然高掛，究竟我們應不應該「返工」？

我看見臉書上有位朋友貼上一段轉載文字，特別觸動：「香港打風過後，翌日可以上班，美國打風過後，翌日要拿槍守在家，日本菲律賓打風過後，在找家，身在福中，要感恩，不要罵天罵地罵政府！」

是啊！什麼是感恩與惜福？就是感謝你已有的並珍惜它。猶記9月16日的這一天，從白日到黑夜我聽到風吼的幾種不同聲音，有像小孩哭的，有像貓叫的，有像狼嚎的……站在家中看出去，強風把豪雨吹得像一陣陣雲煙，看似很輕，走出去站在陽台（露台）那一片片似雲煙的雨跌落在身上，像鞭子一鞭鞭重重抽打，真痛！在大自然的威力前面，人顯得很渺小，甚至無助。

9月17日中午，我打開大門走了出去，很多新枝老樹紛紛倒下，有的甚至連根拔起。低窪的村落海水倒灌，村人七手八腳清理菜園。這樣的情景，香港人還是去上班了！因此出現大圍火車站的萬人等車奇景，人人井然有序排隊等上火車去上班！出現一句笑話：「花三個小時上班，再花三個小時回家。」

這個「山竹」，強過令香港人聞「溫黛」仍心有餘悸的超級特強颶風橫掃香港10個

小時後，9月17日香港人是這樣過了一天，市區公共交通工具有限度地行駛，部分商店、超市已營業。

我認為為九的市政建設做得十分完善！包括社會福利制度、消防、排水系統、公共庇護中心……但有一線（界限街）之隔的新界鄉郊地區，卻是天堂與地獄的分別。

新界在回歸前的99年英據時期，是被殖民地政府長期忽略的地區，直到港九市區缺水、缺地，就想到打新界的主意；屈指一算，120年來新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予取予求，一切就是為了輔佐香港的繁榮！

「山竹」對新界鄉郊的破壞不亞於「溫黛」，留下來的斷樹殘枝，倒壓在民居的屋頂，海水倒灌入低窪村莊的家家戶戶，村民求助無門。而今「山竹」走了3個星期，那些斷樹殘枝早已腐爛，卻無人運走。要靠村民合作自發性地打掃清理，幸好有新界27個鄉鄉事委會號召，暫且疏解民困於一二。



「山竹」過後，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與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黃海韻深入新界沙頭角西流江漁民村視察災情。圖片由曾玉安提供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瀏覽過好幾個內地80後年輕人的博客，發覺他們鍵下不時流露出懷念最深愛的親人中，不一定是父母，反而多是自幼照顧他們的外婆，不時傳送與外婆笑容可掬的溫馨合照，有個離家在校留宿的小博主，放假回家後得知外婆病了，痛哭流涕大發脾氣，博中為文怪責父母不把祖母生病的消息及早告訴他，他父母當然也是因為知道這孩子對外婆的感情深厚，不想他為了掛念外婆影響學業吧，小孫子情緒激動，自然沒了解父母的深意。

中秋前在臉書（facebook）上也看到另一個90後在快餐店工作的小男生，歡天喜地說已買了蓮蓉月餅探外婆，而且還準備好出糧錢，好等母親節到來時，給外婆買金項鍊。

記得幾十年前小學老課本，也載過「搖搖搖，搖到外婆橋」的歌謠，可見外婆帶孫，已是倫理傳統。尤其是80/90後的那一代，可能父母各有職業，自幼多由做母親的作主，孩子交由外婆照顧，孩子一天一天在外婆身邊長大，跟外婆相處的日子和時間多過父母，感情自然不自覺比父母還深厚。

奧巴馬也不時提及他的白人外婆，他做得成美國總統，怕背後這個白人外婆也功勞不小。外婆通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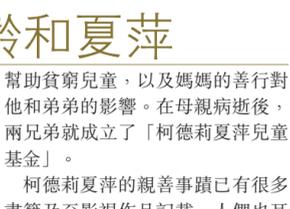
外婆

形象慈祥，在很多家庭中都得孩子歡喜。

香港應該也多這樣的外婆，就是不知有多少上述一樣的外孫了。多年前有個餅食廣告，小孫子吃到自己認為好味的曲奇，收起不讓外婆食，創意可算突破了，收效就真不敢說，如果好曲奇分給外婆吃，豈不令產品更多賣一萬幾千罐？不知廣告設計人究竟是捕捉到城市「新人類」孫子心態，還是家中有個難以得人歡喜的異類外婆，否則哪來這個好靈感！

千禧以來，很多家庭富裕以後，很多新一代外婆都說兒女大了，要享受一下失去的青春，揚言不帶孫子，外傭帶孩子的現象日益普遍，人是感情動物，好少僱主遇著好外傭，不久將來，外婆地位會不會給「外傭桃姐」取代就難說了。

■外婆外孫之吻，子憶畫來多傳神。 作者提供



美齡和夏萍

呂書練

為周刊訪問了陳美齡，在撰文的過程中，腦海裡總不斷閃現柯德莉夏萍的影像，尤其是陳美齡那張跟埃塞俄比亞兒童合拍的照片，因為兩位明星都先後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也先後訪問這個災荒連年的非洲國家。

今日已是教育學教授的這位前歌手繼前年起在香港出版了幾本有關親子教育的中文著作後，今年出版了《我們都是地球人》一書，這本書的內容其實是她的四本同名日文著作的精華版，內容不算新，卻記錄三十年來，她作為親善大使到落後地區探訪的腳印，也把香港人帶到另一個世界的兒童生活中，頗具啟發性。跟當年柯德莉夏萍的經歷有些相似。

在比利時首都出生的柯德莉夏萍是歐美世界一張響亮的名片，更是一代時尚偶像，美麗、優雅、善良、親切都是人們對她的形容詞，作為影星，她的魅力自不容言，但令人尊重的是，在她生命的最後數年，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首位親善大使，親自探訪第三世界，給那些因為戰爭、饑荒而陷入貧窮乃至生命垂危的幼童，並對後來的人行善起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記得我大約二十年前在意大利佛羅倫斯出席她七十周年冥壽紀念展時，跟她的兒子西恩弗雷雷（Sean Hepburn Ferrer）做過訪談，他跟我談得最多的，就是媽媽晚年身體力行地

幫助貧窮兒童，以及媽媽的善行對他和弟弟的影響。在母親病逝後，兩兄弟就成立了「柯德莉夏萍兒童基金」。

柯德莉夏萍的親善事蹟已有很多書籍乃至影視作品記載，人們也耳熟能詳。倒是我們香港陳美齡的親善工作知道和稱頌者不多，這或許跟她長年在日本發展有關。無獨有偶，原來兩人探訪的第一個落後國家都是埃塞俄比亞，陳美齡更比柯德莉夏萍早了三年（一九八五年），但她當時是以日本公益節目《二十四小時電視》主持人身份到訪。陳齡跟我說，那次探訪印象難忘，「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再過十三年，陳美齡也成為聯合國親善大使，至今二十年，每年探訪一兩個落後國家的兒童，並在回來後總結和作出呼籲，希望更多人關注那些承受貧窮和饑荒痛苦的孩子們，也希望留下的筆墨對生活在富裕社會的孩子們有所啟示。

這是今日陳美齡和當年柯德莉夏萍的共同心願，東方和西方在很多議題上其實是相通和有共識的。只是，以往西方的強大，掩蓋了東方的力量，也令我們下意識中忽視了自身價值。

■陳美齡和埃塞俄比亞的孩子們在一起。（照片由陳美齡提供）



百家廊

朵拉

終於來到月港，關於馬來西亞東海岸登嘉樓和福建漳州的淵源，是否就真相大白？

「下南洋」三個字，寫起來輕鬆，讀起來簡單，但真正的下南洋故事，並非想像那樣「上一條船，過一個海」，抵達據說「遍地黃金」的南洋地，輕而易舉彎個腰，愛撿多少由你。一回出席華文文學和華人文化研究會議，有作家學者說：「到金山應該要比下南洋辛苦吧。」口氣非常肯定。

當年祖輩們千般不捨萬般無奈，迫於生計，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到一個完全陌生之地，無論金山或南洋，應該都一樣歷經無數艱難險阻。離鄉背井的辛酸苦楚，其中有我的祖父，我便感同身受。祖父生前不曾訴過一聲苦，但從我記憶中淘出「他每日午後，在夕陽下翻開同一本中文書，重覆聽一張南音唱片的」生活影像，可以想像老人家「自從離開祖國，永遠再也回不去，只能不斷地想念想念和想念」的心酸。

到很後來才聽說，先到檳城的中國移民，以福建人為主，其中以漳州人優先。難得漳州朋友遊走檳城，分外親切和熟悉。尤其檳城人說的福建話口音，分明是漳州閩南話。這點我是多回去漳州才發現。馬來西亞十三州，以檳城華人最多。漳州人多不奇怪。讓我吃驚的是來到華裔只佔總人口百分之二的東海岸登嘉樓，當地朋友說，登嘉樓唐人坡的建設，漳州人功勞最大。

中午時間，陽光刺眼，眯着眼睛仰望，中國式牌樓頂上是中國傳說故事「雙龍戲珠」雕塑。登嘉樓是馬來西亞三大民族華、巫、印裔居住的地方。「雙龍戲珠」的故事要特別說一下。話說有兩條管理颶風和下雨的青龍，十分愛護百姓，應該颶風下雨時就來一場風雨，平常日子為村莊巡邏，希望百姓生活平安。一天，遇到一個怪物騷擾一群洗浴的仙女，兩條青龍趕上前打救。殺掉怪物成功救仙女的事讓王母娘娘知道後，賞賜她們一顆明珠。兩條善良友愛的青龍，發揮博識精神把明珠推來推去，硬要對方收下。這個「友善、禮讓、不貪求」的「雙龍戲珠」故事從此流傳。

這樣的中國傳說雕塑立在登嘉樓唐人坡的入口處，想來當是代表三大族群之間的和諧共處

月港去來

之意。早上自西海岸檳城飛吉隆坡中轉到東海岸登嘉樓。一下飛機，馬上感受到百分之九十五巫裔的州屬確實不同。車子進入市區路上，兩旁的平板廣告牌，濃眉大眼馬來女模特兒一概包上頭巾，有些宣傳詞語寫上我們看不懂的阿拉伯文字，外地來客立刻感覺人到異鄉。聽接機的朋友說華裔人口這麼多，但他要送我們過去的是一條叫唐人坡的街道。

坐在唐人坡唐人開的咖啡店，聽登嘉樓華人講故事。最早到這裡的是漳州人。早期華人社會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華商，被統治者或蘇丹委任為華社領導人。據說首任蘇丹（十六世紀）已有華人甲必丹。華人領導有稱甲必丹、老爹及頭家。自1736年至1930年，所有官方委任的華人領導如張朝榮、高玉成、林永發、高德利、劉建治、林慶星、黃新禧等都來自福建。其中高玉成來自福建漳州，兒子高德利除擔任甲必丹，也受到暹羅國（泰國）封賜。祖籍漳浦的林慶雲，還獲清廷誥封「僉事郎」，林氏家族一共有五人當官，可謂一家顯赫。還有著名的中華維新學校校長張清元（張春元），日侵時期被日軍殺害，被稱「烈士」，也是漳州人。和我們聊天的是登州華人大會堂陳會長的兒子，吃過登州著名的小麵包、魚餅，還有和檳城不太一樣的娘惹糕點後，我們堅持繼續在唐人坡尋找漳州人足跡。

唐人坡是三百多年前華裔在登嘉樓經商的第一條街道，今天開店做買賣和到來購物者，都不限於華人。中西合璧的建築物，英殖民風格加上中式雕刻的房子，門口寫着華人店名，懸掛中文堂號牌匾，卻有不同民族穿梭街頭巷尾。幾個包頭巾的年輕巫裔女子，毫不避忌在一座新廟宇前拍合照，廟宇名字是「和安宮」。

這座媽祖宮廟是清嘉慶年間由老爹林慶雲父子獻地興建，「和安宮」內有一口古老銅鐘，刻有嘉慶六年（1801年）字樣。1915年，登嘉樓一場瘟疫死了許多人，醫藥匱乏時期，人們唯向神明求助，經過扶乩得神明指示決定重建。新廟建好的1918年落成日，正是瘟疫絕跡時。中國人到南洋，平安抵達後，即設法建廟，供奉來自各家鄉的神明，神廟的名字選擇也與家鄉相同。既為報答神明

一路保佑平安，更是慰藉鄉思的表現，也讓後來南來族人有個聚會地。看起來新建的廟宇，其實是一次火災後重修翻新的樣貌。回到酒店後，我查了一下，福建省漳州龍海市港尾鎮湄嶼島的天妃宮，供奉媽祖天妃，原名「和安宮」，俗稱「祖婆廟」。登嘉樓唐人坡媽祖廟是否源自漳州龍海港尾湄嶼島的天妃宮呢？或說同樣名字的宮廟不過是巧合？

這回參與「2018形象中國全國百家媒體聚星花樣漳州」活動，我特別要求到月港。漫步在明代時期對外貿易的重要商港，也是海外絲綢之路的起點，若非人在現場，沒法想像這麼小的一個古鎮，竟有七個商市中心，七個對外商貿碼頭。位於龍海市海澄鎮的月港，與漢、唐時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時期的泉州後港以及清朝時期的廈門港，並稱福建古代「四大商港」。

在世界著名的「香料之路」航道上，一個重要商埠月港看老街訪古碼頭時，聽電視台記者說，月港盛朝通商47個國家和地區，是明萬曆年間「天子之南庫」，被譽為「閩南一大都會」、「小蘇杭」，鼎盛繁榮有二百年之久。莫非就那二百年間，漂洋過海的漳州人，隨着命運的浪潮，走到當年也是國際貿易商港登嘉樓。到月港前我在閱讀檳城理科學大學陳耀泉博士送我的《瓜拉登嘉樓唐人坡社會發展史》，他提到「（唐人坡）的華人聚落或許從十七世紀的明末時期就已經開始發展，堪稱馬來西亞最早期的華人聚落之一」。臨江古街人極少，江水在陽光下閃耀，波光粼粼間有一隻白色的鸞絲從綠色的樹叢中飛了出來，采風的一群人沿着江邊木棧道向前走去，大會安排到造船廠參觀。我在古碼頭接受電視台訪問後再過去，造船廠門口公園幾個小孩在快樂地玩遊戲。

熙攘繁華盛景已成過去。如今月港正以保護歷史風貌為前提，通過深度挖掘文化，結合文化創意，打造成閩南地區休閒旅遊的景點。巧合的是，登嘉樓近年來也是用心在結合歷史文化，發揮創意，努力打造老城新貌，朝向休閒旅遊發展，期待吸引更多中國遊客來看融合異國他鄉尚存的濃濃中國韻。至於月港和登嘉樓的文化淵源，就留待研究學者做功課吧。

何時不給書戴套？

伍呆呆

不知從哪天起，中國的書都嬌貴起來，紛紛戴起了塑料「套子」，也有人調侃地稱為「雨披」。起先只是在貴重的畫冊上穿雨披，現在大有向所有書籍蔓延的趨勢。

曾去過法蘭克福書展和香港書展，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內地的書籍和海外的書籍放在一起，這怪異的區別就出來了。內地的一律戴套，國外的基本不戴，港台的除了畫冊之類也鮮見。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內地有一本闡述環保理念的書《崩潰》，也戴上了塑料封套，由於採用難以降解的塑封包裝而招致香港環保人士的當場質疑。前幾年我們國家出台了「限塑令」，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但現在隨着文化產業的「逆勢」而死灰復燃了。過去包羅萬象的書籍，現在包起書籍，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還是書籍的貶值。

作家畢淑敏直言：「它們會對環境造成持續的影響。當風颳起的時候，它們成為骯髒的白灰，掛上樹梢，鋪排在泥土裡，一百年無法融化。」她當時在書店給讀者簽名，這邊在

簽，那邊在撕，是工作人員在手忙腳亂地幫她撕塑料皮，二千本書簽完，二千個「套子」或「雨披」聚成一座白色的垃圾山，她是對着這座小山發出上述感慨的。評論家、出版家解璽璋也對此痛批，他認為雖然從保護書的角度來說有丁點好處，但塑封一拆，就丁點用處也無，「從保護環境的角度來說，諸多無奈不能成為使用『雨披』的理由。」

讀書人都知道，買書的時候東翻翻、西翻翻本是讀書人的樂趣，正是因為這種一書在手的「質感」，才讓他們走進書店，不然大可上網讀書了。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有時候拿起書無意中翻到中間的某一頁，一段文字打動了你，你買下了它。如果沒有這種東翻西翻的過程，就沒有買書的結果，當然更沒有買書的樂趣。清朝有個倒霉鬼叫徐毅，寫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為此掉了腦袋，但留下詩句。可見古人是把「翻書」當作「讀書」的代名詞在用。

現在的書店裡，有愈來愈多的書被戴上套子，讀者們只能霧裡看花，看著書名亂蒙，憑着感覺買，除了重版書和名著以外，其它書的命運可想而知。這也是為什麼我國每年出版品

種都達三十多萬種，德國一年只出版新書七萬多種，但中國的出版業產值只有德國的三分之一。我們的出版社老總都在為「起印一萬冊」而發愁，他們算計了一切，卻愈算未肯愈多。因為他們以「社」為本，卻始於不肯以「讀者」為本。他們的理由是，讀者會把書翻舊，破損率高。其實自古以來，書都是這麼翻的，名著也是在翻書中流傳下來的。真正翻得很舊很破的書，八成是很暢銷的書，這一點破損率是承受得起的。何況每本書都多花一角錢戴上套，那不也是成本嗎？

中國的出版業很有意思，它們總是不能在國際書業佔個位置，卻總是創造一些怪異的特例，創造過「豪華書」、創造過「家裝書」，還創造過放在書櫃裡只擺不看的「假書」，然後又創造出「套中書」。其實在多媒體閱讀時代，紙本閱讀已經岌岌可危了，假如再這麼拒絕讀者、折騰讀者，恐怕就離自我毀滅不遠了。

或許，當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的時候，書就徹底不用戴套了。可是我們的出版社、書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來，而是消極地適應蒙昧，那我們能撐到全民文明的那一天嗎？

種都達三十多萬種，德國一年只出版新書七萬多種，但中國的出版業產值只有德國的三分之一。我們的出版社老總都在為「起印一萬冊」而發愁，他們算計了一切，卻愈算未肯愈多。因為他們以「社」為本，卻始於不肯以「讀者」為本。他們的理由是，讀者會把書翻舊，破損率高。其實自古以來，書都是這麼翻的，名著也是在翻書中流傳下來的。真正翻得很舊很破的書，八成是很暢銷的書，這一點破損率是承受得起的。何況每本書都多花一角錢戴上套，那不也是成本嗎？

中國的出版業很有意思，它們總是不能在國際書業佔個位置，卻總是創造一些怪異的特例，創造過「豪華書」、創造過「家裝書」，還創造過放在書櫃裡只擺不看的「假書」，然後又創造出「套中書」。其實在多媒體閱讀時代，紙本閱讀已經岌岌可危了，假如再這麼拒絕讀者、折騰讀者，恐怕就離自我毀滅不遠了。

或許，當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的時候，書就徹底不用戴套了。可是我們的出版社、書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來，而是消極地適應蒙昧，那我們能撐到全民文明的那一天嗎？